



## 长风几万里

□ 龚纯(湖北潜江)

春天快要来的黄昏,开发区的大道仿佛变成了幽幽径。从这里通入混凝土厂房你可以不顾堆成山的包装薄膜,在半成品间漫步踏青。换气扇将在漫长的夏日制造长风悠悠地吹过头顶

我有时抬头望向窗口,巨大的白云就像无边无边的爱,在灵魂深处泛滥但交给了空无。我在食品工厂走向大自然听到机器喇喇地轰鸣,常常觉得冬夜星群如如意悬挂空中,冒着寂静的热气

## 母亲的季报

□ 熊运国(湖北宜昌)

母亲高兴来也  
复工复产  
油菜四百斤  
榨油一担  
漂亮的春季成绩单  
每次都划划算算  
每次我都提醒他们  
又少算了人工和汗  
她每次反驳那不能算  
权当在公园里乱转  
田里的赔本游戏  
他们打得太欢  
一季一道关  
打完蛇虫怪兽  
还要防老天暗算  
母亲说寄我一瓶  
纯手工造  
绿色无污染  
没有水分  
没有假掺  
我愣了一下  
小时没油水  
长大吃百家饭  
油没掺水但  
滴了一把年纪的汗  
叫我如何忍心咽下  
那成腥的土特产

## 河对岸的春天

□ 袁传宝(江苏南京)

冬的影子,一天天缩短  
隔着城南河,轻嗅迎春花的芬芳  
希望的种子,心中发芽、滋长  
儿童奔跑跳跃,眼眨闪烁璀璨的光芒  
微风悠悠经过,看,河对岸  
柳条柔梢披风,春天在氤氲的空气中  
提高、挺立、节节生长  
暗黄的冬,褪色、萎缩、慌张  
旧时光已过往,寒风,落寞登场  
立春时节,天晴地朗,一声鸟鸣  
清脆、喜悦,划破昨夜的清凉  
孩子河边嬉戏,天空,眉宇飞扬  
大雁到来,划过河水险滩,冰皮温暖  
春水澄澈透亮,投影天空的湛蓝  
此刻,山朗润,水澄亮  
太阳呼唤孩子们脱去冬装

## 年味

□ 马从春(安徽淮南)

年味是喜气洋洋的春联  
一卷红彤彤的纸上  
饱蘸深情的期望  
每个字都是祝福与吉祥

年味是一个个红灯笼  
高挂在家家户户的门口  
像一枚枚耀眼的火炬  
照亮通往春天的道路

年味是香喷喷的饺子  
用温馨和团圆做成  
轻轻咬上一口  
都是最熟悉的亲情味道

年味是一张车票  
纵然在千万里之外  
看到了它  
就有了回家的渴望

年味似诗  
年味如画  
欢欢乐乐中国年  
热热闹闹神州春  
到处都是浓浓的华夏情

## 难忘

## 春晚那首歌

□ 熊蓉蓉(湖北天门)

又到年末岁尾,一年一度的春晚即将来临。每年的春晚,总会捧红几首歌。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马年春晚王铮亮演唱的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

“……一生把爱交给他/只为那一声爸妈;时间都去哪儿了/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/生儿养女一辈子/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;时间都去哪儿了/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/柴米油盐半辈子/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”

大萌子的照片,就像邻家小妹。王铮亮的嗓音,就是小桥流水。一字字,一声声,唱到人的心坎里去了,唱到岁月深处去了。

细数流年,清楚地记得,白墙灰瓦的家门前,小河明如镜。蓝天碧柳的后院里,麦垛垒成山。我们在禾场里踢毽子、跳房子。在麦垛间捡鸡蛋、捉迷藏。炊烟飘来红薯的甜香,父母扶犁荷锄归,祖母呼唤乳名的声音温暖而绵长。

一转眼,祖母成了一朵迷路的蒲公英,父母成了一张黑白照片。柜子里那件粉红的嫁衣色泽依然鲜艳,儿子都到了迎娶新娘的年龄。

成长的过程总是那样缓慢,而衰老却轰然而至。梧桐细雨,阶前点滴一如昨,旧梦依稀往事空。痴心爱人,山盟海誓未干,江水海海人已渺。青丝化雪,石头成佛。谁还是谁的深闺梦里人?谁还是谁的江湖恩怨客?

时间只轻轻一篙,就将我们撑出好远。

久旱逢甘霖。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。金榜题名时。是盛放的时间。美丽馨香,却总是乍现就凋零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船迟又遇打头风。龙游浅滩遭虾戏。虎落平原被犬欺。是落难的时间。阴晦沉痛,也只能迎头苦笑。

更多的时间,是单调乏味的。生儿育女,柴米油盐,周而复始,无休无止。好像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满脸皱纹了。茫然惊问:时间都去哪儿了?

时间都去哪儿了?它与我们同在。这满屋子的旧家具、旧衣、旧书,是时间的过去式。而我们含在嘴里的,握在手里的,梦在心头的,是时间的现在时和将来时。

时间都去哪儿了?它并不因人而在。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。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

儿孙自有儿孙福,何必当牛做马!三千功名尘与土,何苦汲汲营营!人生到处何所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时间是一座站台,而人只是过客。我们心里追逐的东西越多,属于自己的时间越少。

逝者如斯,芳华刹那。与其“吾丧我”,不如“收其放心”,找回自我,活出自在。春风过耳,静听时间浅唱;秋水拂尘,笑着流光飞舞。

今年春晚,将会有哪首歌进驻我们的心房呢?我期待着……



## 年之三味

□ 王芬(湖北石首)

中国人,人人盼过年。幼儿盼望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,捂耳偷点烟花线;少年盼望“倾囊分遍买春钱”,抢购一空零食店;中年盼望“五更欢笑拜新年”,新岁好运连连;老年盼望“名纸朝来满敝庐”,尽享满堂天伦福。提到过年,我们想到的是团圆佳肴、守岁围炉、春晚联欢、亲友串门……而在我的记忆深处,回味过年,却是甜、苦、酸交织,百般滋味,缠绕心头。

### 年,最是那一抹糍粑香甜

在我幼时的记忆里,村庄很热闹。家家户户,人口兴旺。少儿组团捉迷藏,壮年结队赴农忙,老人双双换骨牌,妇女笑闹洗衣裳。灶台燃起的炊烟如晨雾般浓厚,村头巷尾的呼喊比集市还热闹。尤其是过年。

进入冬月,村子里家家户户便开始杀猪。一家杀猪,十户来帮。满满当当一屋子人,煮新肺汤,卤猪头肉,对绝大多数人来说,浓浓的肉香就是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,过年的味道吧。

而对我来说,肉香远没有糍粑皮香诱人。每逢年关将近,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要开始张罗打糍粑,东家先要准备一口大水缸,再吆喝上街坊四邻,七八个壮劳力人手持一根木棍,只得刚蒸好的糯米一缸,便有节奏地围圈杵起来,“嘿呵,嘿呵……”我们这群小孩调皮的声音,穿梭期间玩躲猫猫,只为了等他们杵完,一窝蜂地抢着那木棍啃糍粑皮,糯米的清香配上软糯的口感,简直是人间绝品。

28年后,已经遍尝了诸多美食的我,回忆起那糍粑皮来,依然忍不住口水。我想,让我恋恋不舍的,除了糍粑皮的清香,还有那村庄袅袅的炊烟吧!

### 苦,最是那一份思亲的苦恋

1998年的那场大洪水,虽然没有冲垮我们的村庄,却冲走了村里绝大多数青壮年。种粮的收入抵提留都困难,更别说养活一家老小。父母为生活所迫,不得已舍下年幼的我和刚出生的弟弟,外出务工。

工厂日夜连轴转的勤劳苦作,并没能换来一家人的生活富裕。租住在不足十平米的破旧小屋,两三年舍不得买新衣裳的父母,全年工资加起来,也只能勉强支撑一家人生活和我与弟弟的学费。

回家过年,在那个年代,对父母来说太奢侈。对盼父母回家的我来说,也太奢侈。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,换来的,是工厂更残酷的压迫,长时间无偿加班,没有假期,没有社保,微薄的工资,任性裁员……父母不敢请假,不敢停歇,唯恐失业,让我和弟弟失学。

那个年代,从我的老家石首到父母务工的浙江,要先坐汽车到转火车再坐汽车再转两天,耗费两天一夜。父母为节省,两年回家一次过年。自爷爷去世后,老家的砖瓦房已破败不堪,父母回家过年也只能同我和弟弟一样,寄居在亲戚家。

青春岁月里的年味,是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思念和苦涩。

### 年,最是那一刻离别的心酸

大学毕业后,我选择报考公务员,回到家乡,少年时一家人的聚少离多,成了我心里一份隐秘的痛。我热切盼望回家,热切盼望扎根家乡的土地,等待父母的归来。

2012年,父母在老家新修了房子。自那以后,无论工作再苦再忙,他们都坚持每年回家过年。2014年,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父母的压力小了,生活的担子轻了,回家的交通便捷了,工厂的福利提高了,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,年味里那抹苦涩终于被时光冲淡,可每年的分别还在继续。

每年正月初七,父母便启程出发,开始新的一年奔波。我总是将他们送到车站。分别的那刻,不敢流泪,只能强挤微笑挥别,怕彼此担心和难过。而过年,能团聚的日子,也只有短短七八日。这愈加加重了离别的心酸。

年之味,便是生活之味。现在,我不再盼望过年,只盼望乡村振兴的春风能尽快吹遍祖国大地。

## 深种

□ 陈可(湖北公安)

仰望昨夜的天空  
吹着唐诗宋词古书里传送的风  
岁月积淀下的文明,在一本古书里暗望  
平淡而又充满光影的亮色,就在不远处  
礁石的褶皱里潜藏着生与死的密码  
我开始寻找一座孤岛

鱼与水的欢叫声,在暴风雨的前夜阵阵传来  
洁白如玉的雕栏应就在,多少尘雾消失亭台烟雨  
中

爱昨夜已满,情怀至真至诚  
这个寒冬,如果一锄头将爱深种  
我愿,用我的指尖点醒  
春日曾经繁华,车水马龙的旧城



## 过年写春联 喜庆

□ 赵明宇(河北大名)

过年贴春联,图的是个喜庆。在老家,除了亲人刚刚亡故的人家,过年都要贴春联的。哪怕是一处没人居住的院落,主人也要在大门上贴春联的。

二十八,贴花花。到了腊月二十八,是贴春联的日子。人们往往提前几天,就在小卖部里买了红纸,找人写春联了。写春联的人,不仅会写毛笔字,还要有些文采。我们村里,我父亲就是为乡亲们写春联的文化人。

父亲喜欢看报,却不善于做农活,在我母亲眼里是个笨人,经常被母亲数落。很多事情,父亲都要找人帮忙,唯独到了写春联的时候,父亲才能找到成就感。一进腊月,父亲就准备好了笔墨,等着邻居们带着红纸上门。

父亲写春联,分文不收,甚至不抽别人一支烟。除了笔墨,还要提前准备好一本农历,上边有编好的春联,诸如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“勤是摇钱树,俭为聚宝盆”之类的句子。父亲首先把红纸折叠,用镰刀割开,然后饱蘸墨浆,挥笔疾书。转眼之间,黑色的大字落在了红色的纸上。父亲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采。来写春联的人微笑着表示谢意,连忙把写好的春联拿一边晾着。

找我父亲写春联的人多,父亲忙不过来,就把折叠红纸的任务交给我。我学着父亲的样子,把红纸折叠好,再

用镰刀切割成条状。切割好的红纸,分为上联、下联和横批,贴在门框和门楣上。还有两个门心,也就是贴在两扇门上春联,要切割成正方形。

有一年,父亲只顾给别人写春联,没顾上写我们自己的春联。母亲已经备好了浆糊,等着贴春联呢。父亲写累了,跟我说,你来写吧。

我能写吗?我惊讶地望着父亲。父亲说,你不写怎么知道自己不能写?

那年我15岁了,读初中,从来没有写过毛笔字。我很喜欢唐诗,拿着毛笔沾墨,歪歪扭扭地写了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。我心怀忐忑地说写的不好,要扔掉。父亲看了,笑着说:不错不错,快拿去贴吧。

我搬着椅子,去大门外贴自己写的春联,心情格外兴奋。下雪了,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舞,很快就在地上落了厚厚的一层。我站在门外,身上落满了雪,还在欣赏自己写的春联。白雪映衬,春联显得愈加猩红,一派喜庆。那种感觉,就像若干年后,我的作品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。

那年,人们在我家门前路过,对我的字评论一番。虽然褒贬不一,我听了,心里也是美滋滋的。

## 品味新年美食 幸福

□ 赵自力(湖北黄冈)

临近年关,年味浓得像要发酵似的。看着琳琅满目的各种食品,我禁不住想起儿时吃过的哪些美食。

老家在农村,腊月一到,各种美食相继上场。我最喜欢的是打糍粑,因为糍粑一打,说明快要过年了。打糍粑前母亲总是早早蒸熟糯米饭,先用猛火蒸,后用小火焖,直到空气里飘满了糯米饭的香味。那香味醇厚悠久,引得我们口水生津。

接着就是打糍粑了。几个身强力壮的叔叔手持木棍,有节奏地夯糍粑,把冒着白气飘着饭香的糯米饭打烂,越打越有黏性,最后打成一大团。还没等完全成型,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争相品尝了。从棍子上扯下一团,蘸些蔗糖,赶忙咬上一口,那个糯那个甜,感觉真是人间美味。冷却后的糍粑被切成块,浸在水里,随吃随拿,或煎或炸,都美味无比。

如果收成好,种的豆子丰收了,就一定会做一板豆腐的。做豆腐时我们会争着去添柴,因为有机会吃上白白嫩嫩的豆腐脑了。等父亲舀出一瓢豆腐脑时,我们就雀跃着倒进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杯子里,杯子里有事准备好的

红糖,用筷子轻轻搅动那稠稠的豆腐脑,吃上一口就咂咂嘴唇,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

最盼望炸爆米花的师傅进院来,听见轰的一声响,我们就会跑去看看是不是炸爆米花了。那时候,爆米花师傅在我们眼里简直是神奇的魔术师,火舔着爆米花机黑乎乎的肚子,师傅不紧不慢地摇着晃着,我们也一边讨好地看着师傅一边估摸着要等多久。师傅喊一声“好勒,散开啊”,我们都躲到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,双手捂耳,胆小的还闭着眼睛,万分紧张激动地等待着那一声幸福的响声。“轰——”我们欢呼着,还在冒着白气的爆米花已经被我们一把把送进嘴里。村里不管是哪家炸爆米花,都要给在场的孩子分吃的,所以那时候的我们该是多么有口福呀。炸好的爆米花,母亲会分给小伙伴吃,剩下的就用尼龙袋封好,用来待客。可是,年年的爆米花都被我和妹妹偷吃了。上学时常常抓几把塞衣袋里,边走边吃,幸福得不得了。

童年已远去多年,但那些滋润童年记忆的美食,常常流连在嘴边,那是年的味道。